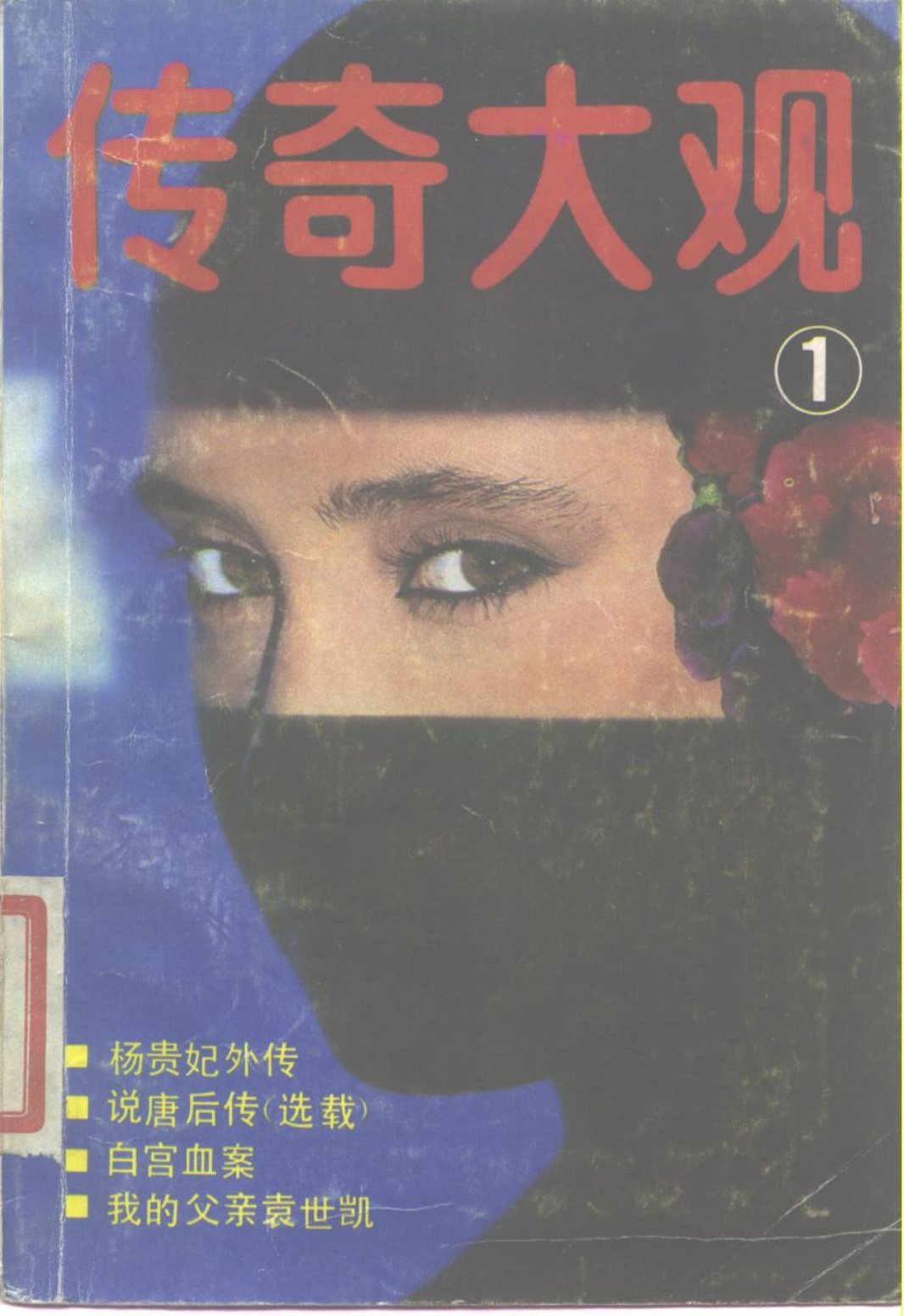


传奇大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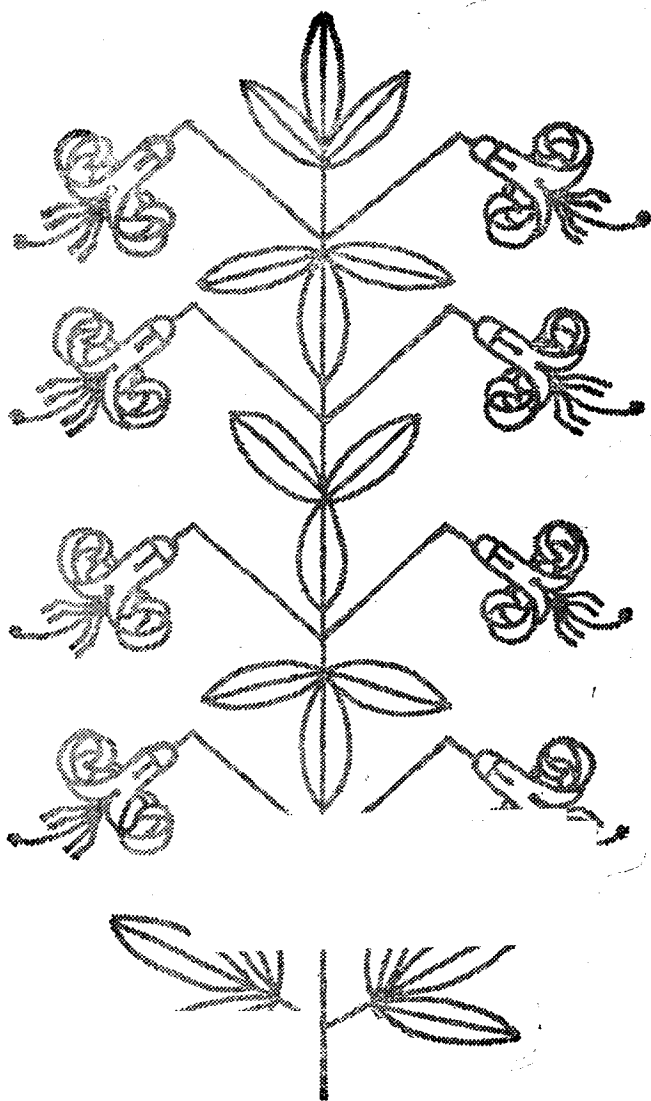
A woman's face is partially visible through a blue veil. Her eyes are looking towards the left. A red flower is tucked into her hair on the right side.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textured.

1

- 杨贵妃外传
- 说唐后传(选载)
- 白宫血案
- 我的父亲袁世凯

I 11/51

农村文艺丛书



传奇大观

①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西西

传奇大观 本社编

农村文艺丛书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7印张 200,000字
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—850,500册
书号：10091·996 定价：0.90元

0776/02

目 录 1

历史传奇小说

杨贵妃外传 · · · · · 南宫搏 1

关东传奇

“董氏药膏”传 · · · · · 曹保明 52

传统评书

说唐后传(选载) · · · · · 佚名 74

专业户传奇

“葡萄王”发家史 · · 孟天然 付村 159

海外奇案

白官血案 · · [美]玛格丽特·杜鲁门 171

港台叙旧录

我的父亲袁世凯 · · · · · 袁叔桢 182

世界名人小传

法国三仲马 · · · · · 晨曦编 200

目 录 2

古典传奇故事

米芾老 · · · · · 尚 惠 203

韦氏 · · · · · 李玉敏 207

外国戏剧故事

蝴蝶夫人 · · · · · 申易整理 209

文趣荟萃

东坡猜谜 · · · · · 曾庆明 214

唐伯虎做诗 · · · · · 草央辑 214

剧名入联 · · · · · 黄 湛 215

趣联选粹 · · · · · 小言辑 216

吝啬鬼 · · · · · 何 文 217

讽刺与幽默 · · · · · 洁秋等 219



在《杨贵妃外传》之前，本文作者还写有《杨贵妃》一书，这是全面刻画杨贵妃一生的历史小说，从她的姑娘时代直写到马嵬坡被绞死时为止。

杨贵妃，原名杨玉环，因有倾城倾国姿色，引起王公贵族的瞩目，先被册封为寿王妃，为唐玄宗的儿媳妇。后因唐玄宗的喜欢，又被册封为玄宗的贵妃，受玄宗的百般恩宠，杨氏一族也都因此而封官晋爵。玄宗自得贵妃以后，更是淫乐无度，不理朝政，朝廷内外各种矛盾日趋激化，最后爆发安史之乱。安禄山进逼京都，玄宗不得不逃往西南蜀中。路经陕西兴平县西部马嵬驿时，随行的六军突然借故杀死宰相杨国忠，进而要求处死杨贵妃。玄宗皇帝无可奈何，只好同意赐以绞刑。这样，“回眸一笑百媚生”的杨贵妃，便“宛转蛾眉马前死”了。

那么，杨贵妃是真的死了吗？不！请看她的外传，它将使你耳目一新。

杨贵妃外传

● 南官搏

杨贵妃的故事，到了马嵬坡被缢杀便结束了。但是，就在当时，便有杨贵妃不曾真死的传说。正统的

史书上记载，改葬时墓穴内找不到贵妃的尸体，只有附葬的香囊一只尚存，旧唐书则说改葬时贵妃的尸

体肌肤已坏，只香囊独存，执事者以香囊献太上皇李隆基。从杨贵妃死到改葬，中经一年半的时间，尸体不可能腐尽，如果尸体腐尽，那只随身而葬的香囊，也必沾染腐烂的血肉而不可再呈献给上皇了，何况，改葬所重为骨殖，而非肌肤，因此，新唐书就不取肌肤已坏这一句，很干脆地指出了疑案，墓穴中只有香囊而无其他，这不一定是说杨贵妃不曾死，而是指出：在埋葬了一年半之后，尸体失踪了。当时经手埋葬的人应该生存着，何以会失去尸体？这是历史上的谜，也是当时就已传述的谜。当时人因此而说杨贵妃实际上未死，随日本遣唐使人员东渡大海而到了日本；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就保留了当时传说：“马嵬坡下泥土中，不见玉颜空死处”，以及也说出了东渡日本的传说：“忽闻海上有仙山，山在虚无缥缈间。”白居易以“虚无缥缈”四字来点明这不过是传说而已。但是，在日本却有了进一步的发挥，杨贵妃有坟墓，也有子孙留下，六十年代之初，还有她的后裔携带家谱文件而上电视。

这是历史的小说化，不必去认真，但正适合于历史小说，因此，这一个故事，加上“外传”的尾巴。

马嵬坡的驿亭和佛堂地区，当杨贵妃被缢杀之后不久，皇帝赴橐城，随从的内侍、女官、宫女、宫廷车仗等等，都匆匆地走了，叛兵们也走了。

事变来得极快，人们走时，也非常之快。

一瞬间，驿亭和佛堂地区，冷冷清清，但前路和后面，鼎沸的人声依然传来。

缢死杨贵妃的马嵬驿亭旁的佛堂，执事、行刑的内侍都已退走了，剩下来的人，是办理贵妃后事者，由高力士亲自命长期侍奉贵妃的内侍张韬光，在宫廷中只是亲侍宦者，他的官阶是正六品下的内谒者监待遇，但不做内谒者的本职，只供贵妃差遣。他留下自己一组内侍，先找了板，架起，把贵妃的遗体抬放在上面。然后，他派一名内侍去守佛堂大门，两名内侍则去购买棺木，另外三名内侍则去后面择地掘墓穴，准备埋葬。

贴身服侍贵妃的宫女，有四人留着，此外，宫廷中著名的舞人谢阿蛮也留着。宫人们仍然呆呆地看着贵妃的遗体。

谢阿蛮看着被放在板上的贵妃，缓缓上前，刚才，她看到杨贵

妃的舌头伸出在口外，但在被移到板上后，舌头却缩回了口腔之内，这发现使她想到一个人死后，应该口眼闭合，而贵妃的眼睛，仍然半睁着。阿蛮上前，用手指摩挲贵妃的眼皮，使之闭合。

阿蛮的行动，使得呆木着的宫女们抬了一下眼，娟美也移动脚步上前，伸手为贵妃的遗体整理衣服。

于是，有细碎的啜泣声自其他的宫人口中发出……

“贵妃，贵妃，想不到你会如此下场，你这样好……”谢阿蛮摩合了贵妃的双目，和泪低诉，然后，她拿起一幅巾，准备覆到贵妃脸上去，但她的动作很慢，看着贵妃的颜面，再度用手指去按摩贵妃的嘴角。

就在这时，为贵妃的遗体拉直衣服的娟美，右手接触到贵妃的心房部分，她的手震颤了一下，她的双目忽然睁大了，迅速地，转而按住贵妃的手腕脉搏。

娟美的反应使在旁边的谢阿蛮愕异，但是，当她一眼看到娟美的手指接触着贵妃的脉腕时，便本能地以手背靠近贵妃的鼻孔。

“阿蛮——”娟美已试探到贵妃脉息未绝，手臂也尚有体温，她低细和促迫地叫了一声。

在同时，谢阿蛮的手背皮肤似

乎有感应。她惊诧地做了一个手势，再把面颊凑近贵妃的鼻孔。

文郁看到了，在迷离中挨过来——

“贵妃——她……”文郁发现了，急促地吐出，但被谢阿蛮以手势制止，她们发现一个被缢杀的人死去复活，有微弱的呼吸，心跳和脉动也似存若亡，阿蛮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复苏，但她又以为不该有声音发出，她想象一个声音会把可能在复活中的人惊醒。

文郁的年纪比阿蛮大，又曾经在尚服、尚食二局学习执事，尚食局有司医、典药的职务，教人普通医药常识，她学过，虽然不精，但在这时，灵智上有了触发，她想到宫中自缢的宫人，被发现时的急救——

忽然，她凑上，以自己的口对着贵妃的口呼吸。谢阿蛮和娟美吃惊着，欲阻止，旁边的意儿和阿芳见状惊起，意儿也在尚食局学习过，她想到文郁的行动，便以手势制止旁人，同时，她指使阿芳轻轻地抬起贵妃的手，另外，以手掌徐徐压按贵妃的腹部。

文郁呼接了几次，再以手指轻轻地插入贵妃口腔中，拨开牙关，她用力以嘴吸，吸出了一些痰涎和血水，迅速地吐在自己掌上，立刻再凑着呼吸——贵妃的心跳稍为增

强了。

在驿亭那边遣走杂务内侍和巡查的张韬光，闭锁驿亭侧门而回入，看到了众女这一情景，惊呼了一声，谢阿蛮连忙回身，促声说：

“贵妃不曾死！”

张韬光一凛，他不相信，因为刑验已宣布了贵妃气绝的，不过，众女的情况也使他不能忽视眼前的事，一瞥之间，他迅速转向外面嘱咐了守门的内侍，赶回来，拉上幔幕，才再凑近去看。

贵妃的衣服被拉松了，文都已吸出了几口痰涎和血水，贵妃有呼吸和脉息已无疑问，但人仍在昏迷中，张韬光对于贵妃是否会复活，不敢想，但情况如此，自己也不能不参加进来。他急促地为贵妃除去了鞋袜，命阿芳按摩着，再向阿蛮低说：

——“我去后面看，你们分出两人哭泣——”

“贵妃会活——”娟美低说，她的手试着心跳。

这是生死俄顷的最紧张时分，谢阿蛮从张韬光的话语中领悟到危险会自外面来，她低声说：

“让文郁和意儿照料，阿芳、娟美，你们哭，我去和张韬光商量，倘若一被外人晓得，贵妃会再死一次——噢，娟美，你守在帐幔口哭，一面留心看外面！”她说完，急

向后面走。

张韬光到后面察看掘墓穴的小内侍，距离颇远，看他们，一时也不会掘好的，他吐了一口气，回头见到谢阿蛮，阿蛮紧张地问：“怎么办？”

“这事很严重，不晓得救不救得活，如果救活了，那也是不得了的大事——皇上赐死的人，已宣布了死亡，怎可再活？被人知道了，会再处死，也会牵涉更多人……”

“韬光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们总要救贵妃的，出了事，我们大不了一死！韬光，你想想办法！”谢阿蛮以义无反顾的神气说。

张韬光沉吟着，但说了：“现在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！”然后，请谢阿蛮守了后门，便匆匆转身，再入驿亭，搬来一些用具和遗下的食品等，再过去，将通向佛堂的侧户加锁，他从驿亭正面出，又从正面走入佛寺，他看到路侧不远处停着一辆中车，有两匹马已上辕，又被拴在树上。他正想过去巡看，忽然听到马蹄杂乱，正向这边来，他看了一眼，匆匆入内，向众人说：

“小心，龙武军的人来了，不知会不会到此地！”

娟美一凛神，指指贵妃的身体，询问：

“搬到后面？”

张韬光摇头，打了一个手势，

急向后面走——他去替谢阿蛮，他以为，事情如果不太严重，阿蛮必能应付得了。

阿蛮也已听到骑声杂乱，张韬光说了，她沉重地应是，接着，张韬光问她路侧的马车。

“那是我留下来的，有人在照料，锦梦儿也该在——噢，锦梦儿好一阵不见人影——”谢阿蛮说至此，外面马蹄声渐近，她急促地回向前面，佛堂上的宫女们已惊慌失措，阿蛮挨近文郁打了一个手势，再指指蒙面的巾，随着，又嘱她们哭，稍缓，她向帷幔边的娟美低说：

“守住，不能让人进入！”与此同时，有马匹停下和人的脚步声，已近在佛堂阶外，阿蛮一慌，心跳使她无力向外走。

外面，脚步声中，有人声发出，是守佛堂山门的内侍在说：

“贵妃灵堂，不能擅入！”

阿蛮一凛，终于掀帷而出，她看到三名龙武军的军官被内侍阻于阶下，其中一名军官正举腿踢那内侍；情况显然紧急了，阿蛮倏地走出。

于是，她看到三名军官中，有一人是自己的旧情人，有过婚嫁之约的陈方强，她立刻尖锐地叫出：“方强！”

三名军官中的一人踢倒了内侍，走上阶，谢阿蛮的出现使他们

止步，陈方强呆住了。他见平时华美的谢阿蛮，此时，双目哭得红肿，头发松散，衣服上多有尘土，与过去完全变了样子，再者，她那一声呼唤，凄厉而破碎，动撼着人的心弦，陈方强惊愕了。

谢阿蛮在自己一声呼喊中看到三人止步，她想，此时必须阻止任何人入内，否则，贵妃必会再死一次，于是，她跨下两级，恣肆地厉声说出：

“你们还想怎样？”她红肿的眼皮抬起，盯着陈方强，再说：“人已经死了，还不够吗？要鞭尸吗？”

陈方强愣愣地不曾出声，另一名军官却冷笑着说：

“这样凶，杨贵妃已死了，还要作威作福？”

“嚇，凶，扯她下来！”刚才踢内侍的那名军官喝着。

谢阿蛮发现自己已处在险境了，但此时已无路可退，她再上前一步，希图以强项来阻止对方。但是，那名喝叫扯她下来的军官，以左右无听命的兵士在，自己话已出口，不能失威，便自行动手来拉迫近的阿蛮了！

这是猝发的。唐宫中首屈一指的舞人，此时表现了她的机智和身手了，她让那名军官拉住而扯动，再巧妙用了舞旋的转动，使自己踉跄和跌倒，再因势而拖军官退

后，她在跌倒时尖叫，又滚翻了一下，表示自己受袭很重。

这一突变使陈方强无法不出面了，他急说：

“何指挥使，不可，她——她是谢阿蛮！”陈方强说，但并未立刻出手相扶。

服务于禁军中的人，无有不知谢阿蛮的大名的，陈方强介绍出她的名字时，两名军官怔住了——陈方强并非不关心阿蛮的跌倒，但因为这两名军官和他同是指挥使，而在龙武军中的资历还比他深，他不便做得太过。

在陈方强介绍她的名字几乎同时，谢阿蛮已吃力地坐起，她哭着叫出：

“方强，你好——你要你的朋友打我！”

从介绍名字到阿蛮的哭诉，那位何指挥使窘迫了，偏促地叹了一口气，低说：

“陈指挥使，我不知道她的身分，以为是寻常宫人，噢，真抱歉……”

陈方强不便说什么，只对着同僚苦笑，而谢阿蛮，此时已看出局势趋于缓和，她要把握着不让他们入内，便再恨恨地向着陈方强吐出：“你忍心——好——你好狠……”

陈方强尴尬无比，那名何指挥

使同样在尴尬中，为了改变情况，便上前相扶，陈方强也就抢上扶她了，一面说：

“阿蛮，这是误会，我们奉命巡查——哦，我介绍，是我的同事，何指挥使，徐指挥使——”

谢阿蛮目的在阻人入内，不能与人寒暄，此时，她运用女性的稚气横蛮，哼着，在身体立直后，便伸足踢陈方强，但又未真踢，脚伸出一半，她自行呼痛，捂住膝盖。

到了这一步，那两名军官自然深知陈方强和谢阿蛮之间的暧昧了，禁军中，对此早有传说，方强曾经否认。但此时光景，什么都已暴露了。那姓徐的指挥使为顾全同



僚面子，笑着说：

“方强兄，我们走吧！”就在这个时候，躲在车边的锦梦儿及时奔出来叫：

“阿蛮，东宫的李静忠派人找你，太子……”锦梦儿刚才到后面去过，赶回来时，正好出事，她躲着，到了有利时机才出来，运用宫廷中的技巧相助，话只说一半。

三名军官自然听到的，此时提到太子，使他们心惊，以谢阿蛮的名声，他们决不会起疑，于是，他们走得更快，迅速上马，领了一队兵离开。

阿蛮让锦梦儿扶着，定神，一面呼痛，一面察看，待到马队行动了，才叮嘱锦梦儿向内走。

那名被踢了一脚的内侍仍守在阶前，在佛堂内，帷幔边守着的娟美，一手执着匕首，神色肃然。

文郁仍然在照顾贵妃，张韬光又已回入，此刻，忙着找些木器，用供桌的布将之包裹，阿芳不在，阿蛮相信她已代替去照顾后门。此时，阿蛮似脱了力，不住地喘着。

“阿蛮，幸亏你——”娟美吐了一口气说。

文郁滴了一些水入昏迷中的贵妃口内，让水滴慢慢地流入，她很小心，此时，稍为顿歇，转过来说：

“阿蛮，贵妃会活的，但放在

此地不行，张韬光在设法做一个假人，佛座下面是空的，我们打算把贵妃藏在那儿！”

阿蛮喝了几口水，走近去看——贵妃的呼吸比较有力了，人虽然仍在昏迷中，看来，救活的希望很大。锦梦儿呆住了，她骇然低问：“贵妃没有死？”阿蛮点点头，嘱咐她千万勿泄漏。接着，便偕锦梦儿协助制作一具假人，稍后，把贵妃身上外衣小心地除下，着在假人身上，他们拆下两只供桌的桌脚作腿，绑实，又加上贵妃的鞋子。

随后，他们商量着如何移动贵妃的身体，文郁以为此时移动有危险，贵妃可能会再断气，但张韬光以挖穴和买棺的人随时会到，便不能不争取时间。

于是，文郁又口对口帮助呼吸几下，合力平平地搬动贵妃，但搬后，贵妃的呼吸似乎又停了，文郁与意儿再尽力救援，其他的人则忙着把一个假人作成遗体，用絮褥将之裹起，只露出鞋子的部分，头面，则用覆布遮盖，倘若不接近，会看不出的，他们决议，不让其他的内侍们得知贵妃未死的事。

就在此时，大路上又有马蹄声，一队人由东向西去，其中一骑马走近驿亭的佛堂，询问守门的内侍几句话，勒转马再走，意儿躲在帷内偷看，其余的人则发出啜泣声。

不久，只有极短的时间相隔，又有几骑马由西向东而行，过佛堂时，他们的马慢下来，幸而，他们没有停留。

佛堂里的人紧张了，这时，正值张韬光从后面看了一次回来，他见到墓穴已挖成。谢阿蛮立刻建议将假人落葬。

买棺材的人尚未回来，如此落葬，与礼制不合，但人人都怕有人闯入，终于，他们发出哭叫声，谢阿蛮和文郁留在佛堂，由张韬光领着一行人，抬了贵妃的假遗体向墓穴走去。

锦梦儿和意儿抬假遗体，阿芳和娟美在两旁扶着。

她们看到挖掘墓穴的三名内侍已停工，却另有两名兵士和一名宫闱局的内侍在，这可能是过路而留着和挖墓穴的内侍谈话的。但她们见到时，内心紧张无比，幸而张韬光很沉稳，他急行几步，把那三个生人赶走，随着，跪在墓穴边，低下头，喃喃告语，三名挖穴的内侍也跪下来。

于是，四名宫人，匆匆地将一具假遗体放入墓穴中，大哭着把泥土用手拨下去——张韬光仍然跪着，直到她们拨下的泥土已掩遮了假遗体的大部分时，他才起来，着三名内侍相助用铲把土堆上。

埋葬一具假遗体，可以说做得

天衣无缝，在场的三名挖穴内侍，没有怀疑。再者，在场的人，其实不止这三个人，被张韬光所驱退的一名内侍与两名兵士，走远一些，但却躲着偷看葬礼；此外，逃走了的佛堂主持，也远远地走在另一方看，只是，四名负责埋葬的宫人不知道。

她们做完了掩土工作后，三名内侍又打紧了土，从驿亭后面抬了一块石板放上，作为印记，石板，由张韬光协助着去抬来，相当大和重。

于是，四名宫女走了，张韬光则带着三名内侍向驿亭走去，他不知道如何遣走这三个人，幸而，买棺材的内侍和掖庭一名执事内侍已到达，而且正由谢阿蛮引了向墓地走来，谢阿蛮已说明不用棺殓而先葬，系奉高力士的指示，怕乱兵辱及贵妃的遗体，这是很冠冕堂皇的理由，而且，已入土的遗体，当无再挖来盛殓的理由，那执事内侍以有高力士的指示而不出声了，张韬光乘机说明自己奉命留此，请求执事带三名挖土的内侍回去归队。

于是，一行人抬着棺材而来，又抬了而去。

张韬光为此舒了一口长气，他想，总算把一个难关渡过了——其实，那四名抬扶假遗体的宫人，在心慌中仍犯了错误，她们把假遗体

脚上的一双鞋跌落在墓穴附近。

她们，四个女人，加上张韬光与后来到达的内侍，都未曾发现距墓穴只有数十尺的草地上有一双鞋。

——这是夏天将尽的时日，草长，但一双锦鞋在绿草中依然耀眼；不久，这一双鞋被佛堂的主持发现了，在害怕和喜悦中拾起来，将之收藏。据传说，在不久之后，当兵乱暂时过去时，那人将杨贵妃的鞋子展览，看的人必须付出代价。又据传说：那人因此而发了小财。

在佛堂内，一个假人的埋葬并非问题的结束，他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题——杨贵妃在昏迷中渐渐好转了，她神志虽然不曾清醒，但已脱离了昏迷状态，这一组人相信，被处死的杨贵妃多半能复活，然而，难题在于如何处置一个复活的罪人。

为了要在佛堂内留下来，张韬光和文郁布置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灵堂，在佛堂的供案上，设一个牌位，然后，让宫人们作守灵状，这是暂时性的，她们对于基本问题的解决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
锦梦儿出去打听消息，得知皇帝一行离开驿站后，转栅城，并未继续西行。

日将暮时，据报大唐的王子寿王李瑁一行人来了——

一阵新的紧张在佛堂中出现，她们匆匆地商量着，如果寿王进来，如何应付——在急迫中，谢阿蛮忽然说：

“我想，把贵妃的事向寿王殿下公开，我们在此，要走，一筹莫展，拉了寿王殿下下来帮忙！”

“阿蛮，这不行的，皇家的人只顾利害，没有感情，寿王殿下并不是当权得势的人，如果他告密，揭穿了事，那末，贵妃会再第二次死！”文郁着急地说。

“我们如此下去，没有外来的人们相助，也会完！我想，只有冒一次险，寿王为人，应该不会如此——”

当谢阿蛮谈话时，意儿在帷边低告：寿王一行人已到佛堂前面的路上停止，她请张韬光先快些出去应付。

“阿蛮，我们同去，看情形再作决定——”张韬光显然也同意冒一次险了，沉沉地说着，急向外走。

寿王一行人，在佛堂前十余步之外驻马。这一伙人中，除了寿王，还有恒王李瑁，他们是有任务的，由东面向西行，但在驿站旁的佛堂之前，却驻马，只是每一个人都在马上，直到张韬光和谢阿蛮

出现时，一名王府从官才上前来询问，张韬光报告：

“贵妃已下葬，此地暂设灵堂，由宦官与侍女守着——高公公命我在此照料。”

他的报告声很响，十几步外，马上的人都听到的，那从官回转时，恒王李璘看着谢阿蛮，向寿王说：

“王兄先行一步复命，我在此一祭，立刻就赶上来——”

寿王本人原想一祭的，但是，经李璘如此说，他只能继续前行了，恒王很潇洒，一挥手，着众人俱行，他徐徐下马，由一名王府内侍牵了马，他步行向佛堂。

谢阿蛮看到马队前行，恒王下马时，低促地说：

“韬光，恒王可能有问题，你先进去，我在外面应付，唉，这事麻烦……”她说，缓缓地下阶，迎上去。

“阿蛮，想不到发生了这样的大事……”恒王低嗟着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她摇摇头，随问：“你们怎的到此时才来？”

“我们早就赶到西驿去过，奉皇命赴后军，现在再到西驿去，阿蛮——”

“你来祭贵妃？”

“不——阿蛮，我是为你，现

在正是时候，贵妃已死，宫中一片混乱，没人管，你跟我走吧！”李璘恳切地说：“我们的结合，要经历了这样的事才成功，阿蛮——”

她怔住了，料不到恒王会在这时提出此一问题，一时之间，不知道怎样回答。

“阿蛮，人已死，下葬了，守灵就大可不必，此地也可能再乱，你随我走，我还有事，不能耽搁，或者，你收拾一下，赶到西驿来，我把内侍留着伴你！”恒王又说。

谢阿蛮对恒王是有深情的，过去约过婚姻，她曾经请求杨贵妃成全，后来，安禄山起兵了，他们的事耽搁了下来。在兵乱期中，她与恒王之间，因一些不相干的事曾经不欢，那是由于恒王对杨贵妃的批评而起，阿蛮袒护杨贵妃，与之辩论，此外，阿蛮希望恒王振作起来，为国家做事，这位王爷对天下事全然不关心，使阿蛮失望，甚至吵过一次，有一个多月未曾相见，可是，阿蛮总是爱着他的！这一宗婚姻，也为她心中所祈求的。然而，在此时，她又怎能随李璘走呢？何况，李璘对贵妃的死事，略不关心，也引起她的反应，一时之间，她惑乱踌躇，拒绝，用什么借口呢？为贵妃守灵，理由太不充分了，再者，她最担心佛堂内的秘密被发现，因此而迟疑。恒王催她

了。

“阿蛮，快些决定，我得走，高力士和广平王随后就会来！阿蛮，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？”

“殿下，我不能相随，我……”她咬咬牙，想到了一个最不好，但也最现实有用的借口：“东宫李静忠来邀，我会相随太子……”

马嵬坡事件发生后，太子等于接收了皇权，太子留在后军不入马嵬坡，恒王随寿王、高力士到后军，就是去谈判，如今是谈判回来，太子的长子广平王李俶将和高力士一起去见皇帝，要求皇帝交出兵权，太子将不会和皇帝同行入蜀。在这样的形势之下，阿蛮提出将入东宫，使得热爱她的恒王暴怒了。在王子之中。他是以好风度著称的，但这一瞬间受到的刺激，使他无法自抑，他吼叫出：“贱——”顺手一掌掴在谢阿蛮的脸上。

骤然而来，打得很重，阿蛮的身体摇动了几下，但她没有闪避，而且，在挨打之后，也没有惊愕表现，愤怒的恒王反手又掴出第二掌，但在将打着之时，李璣和谢阿蛮冷峻又傲然的目光相遇，心中一凛，落下时，轻了。不过，声音依然清脆而响。阿蛮退了一步，依然无言，也不动。

李璣在暴怒中气喘着，在一怒中，想置谢阿蛮于死地，然而，掴

了两掌，狂悍的气焰在四目相对的一瞬间减低。此时相对，反而不知所措。

后面马蹄声杂沓，渐渐近来，谢阿蛮没有看，但是，她说话了：

“走吧，此地不宜留！”她的声音很低，嘴唇一动，嘴角有血水淌出。

恒王明白，自己不宜留此，于是，他匆匆上马而去。

谢阿蛮木立着看恒王的离去，很快——

她双颊都挨了掌掴，有热辣辣地痛楚，但是，她内心的伤痛更甚于肉体所受。人去了，她发怔着，慢慢向后退，一步步地到了阶前，马队已近了，她身心交困，坐在阶石上，她看到一队人，前面是皇太孙广平王李俶和骠骑大将军高力士，他们经过发生惨变的佛堂和驿亭，未曾停留，甚至，他们没有向这边望。

这一队人过去后，意儿匆匆出来，扶了谢阿蛮入内。

有人用冷水给阿蛮漱口，有人用湿巾为她敷着面颊，阿蛮吐了一口气，嚅住泪水，低缓地问：

“贵妃的情形怎样？”

“刚才睁开了一下眼，饮过一些水，想来真会好的。”娟美和着泪说，“阿蛮，他为何打你？”

她摇头，泪水终于淌下来，合

上眼皮说：

“我不妨事，如今，不知道怎样才能救贵妃出险，此地，唉，此地危机四伏！”

“阿蛮，我们在商量，乘夜间搬贵妃上车，怕只怕贵妃的情形，还不宜移动！”娟美接口。

“夜间——只怕戒备更加森严……”阿蛮颓丧地：“没有人相助，靠我们几个人，很难……”

困难，危险，每一个人都知道，他们缄默了。

不久，谢阿蛮支撑着起身，到后面去看贵妃。文郁守着，她似乎潜心于守一名死而复苏的人，对外面的事一概不闻。阿蛮看贵妃，面色已近正常，呼吸也相当有力了，口微张着，那是文郁用一支金钗置在她的牙间，不让她的双唇完全合拢。文郁，也时时滴几点水入贵妃的口腔；复活，似乎已成为事实，但是否能真正活下去，阿蛮仍然有怀疑，她看了些时，缓缓地转身出来。

所有的人都麻木地坐着。

外面的路上，有人来往，但每次的人都很少，而且又都是放马急驰而过。

天色渐渐地暗了，日光已照不到佛堂。意儿出去看了一次，回转来报告，说看门的那名内侍不见了。她估计已逃走。

谢阿蛮似是忽然想到，叫锦梦儿：

“你快去看看我们的车！”

锦梦儿立刻起身，张韬光也领悟了一辆车对他们的重要性，迅速相随而出。

他们的车，御车内侍骑了车后的一匹附马溜走了，但他并未偷盗车中物品，只是自行逃亡。张韬光和锦梦儿合力牵马，把车拉入佛堂后面，再将马解下放草。

锦梦儿要自车上取食物，但为张韬光所阻，他说驿站中留有食物，佛堂后间的厨房，剩有炊具和米，他建议把车上食物留着以后用。这样，锦梦儿负责放马，张韬光则爬过栏杆，自侧面入驿亭，取了事变时残剩的食物来。

此时，又有一队人马自西向东行，很快地过去。

残夏日长，虽然已到了黄昏时，白日余光依然甚明，天宇上出现美丽的彩霞。树梢，也还有一抹残阳，只是，佛堂内已很暗了。

锦梦儿把两匹马牵入佛堂后面的小院中，张韬光再找了阿芳，和锦梦儿合三人之力，将那辆车推到佛堂后门，这样，他们只要一个人就能同时照顾车厢与马及后门。

意儿生了炭火，在熬粥。娟美则守望前门。

杨贵妃的情况没有变化。